



李叔同 著

李叔同

回忆录

放浪形骸的风华才子

悲欣交集的云水高僧

华夏出版社

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李叔同 著  
回忆录  
華夏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——李叔同回忆录 / 李叔同著 .—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08.8  
(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)

ISBN 978-7-5080-4774-4

I . 我… II . 李… III . 李叔同 (1880—1942) — 回忆录 IV .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0243 号

出品策划：

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---

##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——李叔同回忆录

著 者：李叔同

选 编 者：呼志强

特约策划：张永超

责任编辑：林媛韓

美术编辑：兰 馨

装帧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：100028)

总 经 销：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 开 787×1092

印 张：14

字 数：219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0-4774-4

定 价：22.00 元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 少陵为诗，不啻少陵自为年谱

——“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”文丛总序

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老话，狭隘对待，容易刻舟求剑，胶柱鼓瑟，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，或并不完全如其人。人已逝，或将逝，文则遗留后代，垂为公器。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，文只要被阅读，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，故文可大于人。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，尽传精神，故文也可小于人。之所以人外有文，文外有人，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。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，“想见其为人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这符合孟子所谓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，但司马迁曰“想见”，孟子曰“以意逆志”，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，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，这就说得极有分寸，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，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，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，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，比一度流行的英美“新批评”割断文与人的关系，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，都高明许多。

但作者不同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，又各不相侔。清人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有言：

古人遗集，不得以年月限者，其故有三：生逢治朝，无变故可稽，一也；居有定处，无征途显迹，二也；语在当身，与庶务罕涉，三也。杜皆反是，变故、征途、庶务，交关而可勘，而年月昭昭矣。

他甚至说“少陵为诗，不啻少陵自为年谱”，诚为高论。浦氏提醒读者，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，一是文人身逢“治朝”（太平年代），无大“变故”，不常流徙，甚或终身定居一隅，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，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，如此“遗集”难以编年，价值也较低；另一种情况如杜甫，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、征途和庶务（社会现象），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——不言而喻，价值也更高。

如不嫌简单，我想说，现代作家（“五四”至1949年）与当代作家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）相比，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、征途与庶务，不啻“自为年谱”，而书中其人宛在，宛然有一个鲁迅、一个周作人、一个胡适之、一个陈独秀、一个郁达夫、一个徐志摩、一个朱自清……活在无数读者心中。当代作家则反是，“自为年谱”的很少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，也颇不容易。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，所塑造的人物，所描写的世，或许也多有可观，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，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，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。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，只为家属留下版权。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“作者已死”，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，我虽不敢苟同，但不妨买椟还珠，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，并请读者留意：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，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。

编这套“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”文丛，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，太多的自以为是的“杰作”，也暂时躲开书商、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，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，不假良史之笔，不托飞驰之势，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，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“自为年谱”或“回忆录”，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，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。

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，质诸高明，未知当否？

谨序。

郜元宝

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

# 目 录

## 自述·日记

- 
- 2....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  - 8....西湖夜游记
  - 9....余弘律之因缘
  - 10....南闽十年之梦影
  - 16....惠安弘法日记
  - 18....壬丙南闽弘法略志
  - 20....行脚散记
  - 21....断食日志

## 书信·往来

- 
- 30...致徐耀廷
  - 40...致海上同人
  - 41...致许幻园

- 44...致杨白民  
48...致毛子坚  
49...致周啸麟  
50...致陆丹林  
51...致叶舟  
53...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  
55...致刘质平  
67...致王仁安  
68...致夏丏尊  
72...致印心、宝善和尚  
73...致李圣章  
75...致李圆净  
76...致蔡元培、经亨颐、马叙伦等  
78...致瑞今法师  
79...致仁开法师  
80...致林奉若  
82...致律华法师

## 佛学·讲演



- 84...初发心者在家律要  
85...劝人听钟念佛文  
87...净土法门大意

- 89...授三皈依大意  
92...放生与杀生之果报  
94...敬三宝  
96...常随佛学  
99...切莫误解佛教  
110..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 
113..万寿岩念佛堂开堂演词  
116..律学要略  
125..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 
130..佛法大意  
133..劝念佛菩萨求生西方  
135..佛法宗派大概  
139..佛法十疑略释  
144..佛法学习初步  
148..佛教之简易修持法  
151..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 
154..为性常法师掩关示法则  
156..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 
159..人生之最后  
163..改习惯  
165..最后之□□

## 消息·杂言

- 170..日本文艺消息  
 173..《太平洋报》出版祝词  
 174..《太平洋报》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  
 176..广告丛谈  
 183..醸紝阁李漱筒润格  
 184..李漱筒重订书例  
 185..李叔同书例  
 186..广告部消息  
 188..文美会消息  
 192..城东女学消息  
 196..征求滑稽讽刺画稿  
 197..征求小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学生诸君毛笔画  
 198..征求学生毛笔画新规则  
 199..书刊介绍  
 201..乐石社记  
 202..乐石社社友小传  
 205..朽道人传

## 附录

- 207....李叔同年谱



## 自述·日记

所以，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，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，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。

李  
子

##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

大师初出家时在西湖玉泉寺留影

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，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，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！

最近《越风》社要出关于《西湖》的增刊，由黄居士<sup>[1]</sup>来函，要我作一篇《西湖与佛教之因缘》。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，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，于短期间内是不能作成的；所以，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，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，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。

—

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七月。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，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。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。

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七月。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，一直住了近十年，可以说是很久的了。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，离西湖很近，只两里路光景。在钱塘门外，靠西

[1] 黄居士，即杭州《越风》杂志编辑黄萍荪。

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。我常常一个人出门，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。

民国初年，西湖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——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，都是很好看的。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，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，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。

在景春园楼下，有许多茶客，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，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所以，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，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。

在茶馆的附近，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——昭庆寺了。

我吃茶之后，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。

民国二年夏天，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。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，是在该寺的旁边，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。

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。我住在里面的时候，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，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！

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。

曾有一次，学校有一位名人来演讲，我和夏丏尊居士却出门躲避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！当时夏丏尊对我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，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。”我听到这句话，就觉得很有意思。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。

## 二

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，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的说辞，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，想来断食一下。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，

夏丏尊（1886—1946），浙江上虞人。中国著名作家、出版家。原名铸，字勉旃，号闷庵。早年留学日本，1907年归国，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舍监。与李叔同为同事，结为终生挚友。其后任白马湖春晖中学教师、上海立达学园教师、暨南大学教授等职。晚年出任上海开明书店总编辑。著有《平屋杂文》，译作有《爱的教育》等。



# 李子

若实行断食后，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。要行断食时，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。所以，我便预定十一月作断食的时间。

至于断食的地点呢，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，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。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<sup>[1]</sup>君来商量，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。

我就问他：“既要到虎跑寺去，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。究竟要请谁呢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位丁辅之<sup>[2]</sup>是虎跑的大护法，可以请他去说一说。”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。

因为从前的虎跑不像现在这样热闹，而是游客很少，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。若用来自作为我断食的地点，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。

到了十一月，我还不曾亲自到过。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，看看在那一间房里住好。回来后，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。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，且平常时候都是关着，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；而在方丈楼上，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，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。

等到十一月底，我到了虎跑寺，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。我住进去以后，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（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）。我看到他却十分的喜欢呢！因此，就时常和他谈话；同时，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。

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，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，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。于十二三岁时，也曾学了放焰口。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，同时，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，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。

这回到虎跑去住，看到他们那种生活，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。

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，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，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，更是欢喜吃。及回到学校以后，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。

这一次我到虎跑去断食，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。

[1] 叶品三，即叶为铭，杭州人，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。

[2] 丁辅之，即丁仁，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，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家。

## 三

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，我就发心吃素了。

在冬天的时候，即请了许多的经，如《普贤行愿品》、《楞严经》及《大乘起信论》等很多的佛经。自己的房里，也供起佛像来，如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等的像。于是亦天天烧香了。

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回家去，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。我仍住在方丈楼下。那个时候，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，于是就发心出家。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。

他的名字是弘祥师<sup>[1]</sup>。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，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。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居住。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，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。

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。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再实行出家。当这个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件海青，及学习两堂功课。

二月初五那天，是我母亲的忌日，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虎跑去，诵了三天的《地藏经》，为我的母亲回向。

到了五月底，我就提前先考试。考试之后，即到虎跑寺入山了。到了寺中一日以后，即穿出家人的衣裳，而预备转年再剃度。

及至七月初，夏丏尊居士来。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，他就对我说：“既住在寺里面，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，而不出



1918年，弘一大师在入山修梵行之前，与学生合影

[1] 弘祥师父即虎跑寺的退居僧了悟法师。

# 李子

家，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，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！”

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，但是承他的劝，于是就赶紧出家了。七月十三那一天，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，所以就在那天落发。

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，于是由林同庄<sup>[1]</sup>君介绍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。

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，我一向是很欢喜的。我出家以后，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，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好！

八月底，我就到灵隐寺去。寺中的方丈和尚很客气，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。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。有一天，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，他看到我时就说：“既系来受戒的，为什么不进戒堂呢？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，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？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，我也是一样看待的！”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，而于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时，方去参加一两回的。

那时候，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，但是看到他那样的忠厚笃实，却是令我佩服不已！

受戒以后，我就住在虎跑寺内。到了十二月，即搬到玉泉寺去住。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，没有久住在西湖了。

## 四

曾记得，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，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。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《楞严经》的时候。开讲的那一天，我去听他说法。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，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，头发且已斑白，牙齿也大半脱落。我当时大为感动，于拜他的时候，不由泪落不止。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，慧明法师就圆寂了。

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，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。现在，我且举几件事情来说一说。

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。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，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。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，无论你是大姥好或是苦恼子，他都是一样地看待！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

[1] 林同庄，浙江瑞安人。早年和李叔同是同学，民国时曾任浙江水利局局长。

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，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。

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，但是最奇特的，就是能教化“马溜子”（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）了。

寺院里不准这班“马溜子”居住的，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。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——吃白饭。

在杭州这一带地方，“马溜子”是特别来得多。一般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，而他们亦自暴自弃，无所不为的。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“马溜子”呢！

那些“马溜子”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，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，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。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。

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。出来入去的时候，总是坐轿子居多。有一次，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寺，下了轿后，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。他们都觉得奇怪，于是就问他道：“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？”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“马溜子”，因为向他要裤子，所以，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。

关于慧明法师教化“马溜子”的事，外面的传说很多很多，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。不单那些“马溜子”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，即其它一般出家人，亦无不佩服的。

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，西湖边上的马路、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，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。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，那种娴静幽雅的生活，真是如同隔世，现在只能托之梦想了！



## 西湖夜游记

壬子七月，予重来杭州，客师范学舍。残暑未歇，庭树肇秋，高楼当风，竟夕寂坐。越六日，偕姜、夏二先生游西湖，于时晚晖落红，暮山被紫，游众星散，流萤出林，湖岸风来，轻裾致爽。乃入湖上某亭，命治茗具；又有菱芰，陈粲盈几。短童侍坐，狂客披襟，申眉高谈，乐说旧事。庄谐杂作，继以长啸，林鸟惊飞，残灯不华。起视明湖，莹然一碧，远峰苍苍，若现若隐，颇涉遐想，因忆旧游。曩岁来杭，故旧交集，文子耀斋，田子毅侯，时相过从，辄饮湖上。岁月如流，倏逾九稔，生者流离，逝者不作。坠欢莫拾，酒痕在衣。刘孝标云：“魂魄一去，将同秋草。”吾生渺茫，可喟然感矣。漏下三箭，秉烛言归。星辰在天，万籁俱寂；野火暗暗，疑似青磷；垂杨沉沉，有如酣睡。归来篝灯，斗室无寐。秋声如雨，我劳何如。目暝意倦，濡笔记之。